

第一百三十七章 那一夜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叮的一聲，太監手中的刀擦著三皇子幼小的身體，狠狠地紮在了辰廊下的青石地板上，竟是崩起了幾粒碎石，可見力量如何之大。

三皇子扭曲著身子，亂聲尖叫著，雙腳瞎蹬著，卻恰好躲過這一刀，而他手中顫抖握著的匕首胡亂揮了兩下。

嗤嗤兩聲響，兩名太監的下袍被割破，露出了兩條破口。太監冷著臉，似乎沒有想到天潢貴胄的皇子，竟然會隨時攜帶著匕首，而且這柄匕首竟然會如此的鋒利。

第一次從靴子裏拔出來的匕首，似乎沒有起到他應有的作用。匕首雖利，奈何卻是握在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手中。

李承平在生死存亡的一刻，學到了十二歲時範閑所擁有的殺人勇氣，卻沒有學到自己老師殺人的本領。殺人的太監雖然沒有什麼武藝，但身強力壯，哪裏是他所能抵抗。

一名太監將李承平死死地踩在地上，一名太監踩住了李承平的肘部，讓他再也無法動彈，看著自己衣裳上的破口，搖了搖頭，一手扼住李承平的脖頸，一手握著刀，再次刺了下去！

...

李承平呼吸越來越困難，眼睜睜看著那把刀紮了下來，知道自己必死，不由生出無窮的後悔來。心想剛才自己那一刀揮出去，竟是連對方的邊也沒有擦到，絕望之餘，忍不住放棄了。閉上了眼睛，哭了出來。

然而等了很久。

李承平甚至已經感受到自己的胸口上銳物刺入地痛楚。脖頸上那隻鐵手在斷絕自己的呼吸...可是他發現自己還活著，踩在自己身上、手上的兩隻腳似乎沒有再用力地下踩。

他驚恐地睜開了眼睛，然後看見了一幕讓他心驚無比的畫面，隻見頭頂上兩名太監也如自己一樣，睜著驚恐地眼睛。而眼角裏竟是流下了兩道黑血！

李承平知道生機重來，喃喃亂叫著。從太監的腳下將右手拔了出來，一刀子狠狠紮在了踩在自己胸上地那隻小腿上。

匕首入肉，綻起一片血花。

...

李承平掙紮著站起。看著那兩名先前還凶神惡煞的太監，就像兩根木頭一樣倒了下去。不由一陣心悸。他雙腿顫抖著，根本不敢上前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為什麼這兩名太監會眼角流著黑血。就這樣倒了下去。

他低頭看著自己胸口紮著的那把刀，這才感覺到了無窮的痛楚，慘聲痛喚了起來。

好在那名太監紮刀下來的最後時刻，已經氣絕，無法繼續施力。刀尖入肉隻有三分。才讓李承平險之又險地保住了自己地小命。

李承平拖著癱軟的雙腿。走到了兩名已經斃命地太監身邊，害怕之餘，心中也有無窮疑惑。心想難道是老天爺在幫自己，給這兩句太監施了魔咒？

不是魔咒清醒過來的三皇子終於明白了，他盯著兩名太監腹部衣衫上的兩個破口發呆，然後又低頭看了一眼自己手中地黑色匕首。

他手中的匕首太鋒利，所以先前雖然隻是胡亂揮了兩下，卻不僅是割破了太監地衣服，也略微擦過了對方衣服下的肌膚。然而因為匕首太利，或者是老師在這把匕首上塗抹了什麼藥物，竟是讓這兩名太監沒有任何感覺。

匕首上淬的是監察院最厲害地毒藥。刀鋒一破肌膚，藥物入血，竟隻需要剎那功夫，便讓那兩名太監中毒而死，連最後一點殺人的時間都沒有留下。

好厲害的毒藥！

死裏逃生的李承平，渾身上下無一處不顫抖，手裏緊握著匕首，看著腳下臉色漸漸變成一片烏黑的兩名太監，終於再也站不住，跌坐於地。他心裏清楚，如果不是匕首上有這麼厲害地毒藥，如果不是這兩名太監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，那麼今天不論自己如何掙紮，最後還是逃不過死亡這個結局。

他渾身顫抖地坐在兩具屍體旁，臉色煞白，不知道接下來自己應該做什麼。初次被殺，初次殺人，即便他是很厲害地早熟皇子，可依然被震駭地心神大亂。

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十二歲的李承平終於醒過神來，有些困難地爬了起來，看著身邊的兩具屍體，眼中流露出小孩子本不應有地複雜情緒，這抹情緒由恐懼、無措、難過、一絲絲興奮...漸漸轉成了平靜與憤怒。

平靜的憤怒。

是誰想殺自己？李承平不知道，但清楚與自己那些哥哥們脫離不了關係。他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然後握緊了手邊的匕首，用力地刺了下去。

一刀兩刀三刀，他麻木而機械地將匕首刺入旁邊太監的屍體，刺出無數鮮血，鮮血最後濺成黑血。

他恨這些人，所以他要讓對方死的透徹，當然，他會很小心地不會讓這些血毒沾到自己的身上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他止住了害怕的哭泣，扶著廊柱站起身來，看著辰廊這清幽空曠的長道，嘴唇微微發抖，然後高聲喊了起來。

辰廊地盡頭是冷宮，冷宮裏總是有宮女的。

“母親，我不想讓你去冷宮住。”

初秋的天氣並不涼，含光殿的後方一處廂房內，三皇子卻緊緊裹著一大床被子，看著在身邊含淚望著自己的宜貴嬪，壓低著聲音，用一種堅強而寒冽的語氣說道：“我不想死，你也不能死。”

宜貴嬪雙眼通紅。緊緊地抱著他。

先前冷宮那邊來報消息，眾人才知道，原來三皇子竟然偷偷溜出了含光殿，而且竟然在深宮之中遇到了刺客！太後大怒之下。吩咐內宮加強防禦。大抓刺客不說，更是將含光殿裏的太監宮女一通怒責，便是連宜貴嬪也沒有放過。

太後先前在昏迷不醒的三皇子床邊呆了少陣。直到先前才離開。

而當太後一離開，李承平便醒了過來，顫抖著聲音對自己母親說了這句話。很明顯，在太後麵前地昏迷是裝出來的，這位三皇子隻是對於太後有暗中的隱懼，不想直麵自己的祖母。

“不要擔心...”宜貴嬪抱著自己地兒子，餘驚未去，顫著聲音說道：“在含光殿裏。有太後老祖宗看著。他們不敢再亂來了。”

李承平地臉色陰沉了一下，知道母親隻是在安慰自己，但沒有說什麼話。宜貴嬪低頭看著自己的兒子。欲言又止，終究還是沒忍住，輕聲問道：“那兩個太監...是怎麼死的？他們是誰地人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李承平沒有交代那把匕首的事情，在呼救的同時，他已經把那把匕首藏在了辰廊旁的樹木。他眼中透著一絲驚恐。看著母親說道：“忽然間就死了...我也不知道是誰想殺我。”

宜貴嬪沉默了下來。看了一眼四周，發現人多嘴雜，很多太監宮女正在廂房之外伺候著。確實不方便說太多東西，訥訥然地住了嘴。

自從知道了陛下遇刺的消息後，她和三皇子便等若是被軟禁在含光殿中。並不是很清楚外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隻是知道範閑已經被打成欽犯，範家柳家都在內廷的控製之中，太後看自己的眼神越來越冷淡了。

今日看著這宮殿，宜貴嬪感覺到了一股透骨的冷，她在心裏想著：“這含光殿也不見得如何安全。”

便在此時，一位中年婦人從屋外走了進來。正是大皇子地生母寧才人。宜貴嬪趕緊站起施了一禮。二位做母親地對視一眼，說不盡的唏噓。

太子也來看望過了，好生寬慰了自己的弟弟幾句，並且保證一定會找出真凶是誰。這番話說地極有誠意，奈何宜貴嬪卻總是聽不進耳去。直到最後夜漸至，人漸離，屋中漸靜，宜貴嬪才望著藏在被子裏的兒子，幽幽說道：“如果不是太子，會是誰呢？”

三皇子被刺身死，對於此時京都各方勢力來說，誰最有利？宜貴嬪不自主地想到一個人的名字，卻是不敢說出口來。

李承平看著自己母親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心頭一凜，知道母親在懷疑誰，堅定地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不是老師。”

是的，宜貴嬪在懷疑範閑，因為如今地朝中有一大批文臣是堅決站在範閑身邊，用地便是所謂遺詔和大義的名份打擊太子，如果三皇子真的死在皇宮之中，太子無論如何也洗不清自己地罪名，在言論上更要落於下風，而且...

如果範閑真有把握鬥倒太子，那還留著老三做什麼？宜貴嬪看著自己的兒子，幽幽說道：“他雖然是你老師，但畢竟不是你的親表哥。”

“他是我親哥。”三皇子咬著嘴唇說道。

宜貴嬪歎了口氣：“在這皇家之中，哪裏有什麼兄弟師徒情誼？你先前沒有對太後和太子說，那兩名太監用了信物，才將你騙到辰廊去...如果不是你老師地人，千中怎麼可能有信物？”

信物其實很簡單，隻是江南杭州西湖邊彭氏莊園裏...三皇子最喜歡的一本書中的某一頁。

李承平低著頭：“我不會懷疑師傅...而且我相信他的能力，如果他真的要殺我，來讓宮中再亂一陣，不會用到信物，這都是容易出破綻的地方。而師傅...從來不會露出這麼多破綻。”

宜貴嬪強顏一笑，沒有再說什麼，從情感上，從現在的危急狀況上看，她也願意相信兒子對範閑地判斷，因為除了範閑，她們母子倆已經沒有任何憑恃。

“是的...可是不知道小範大人什麼時候能把我們救出去。”宜貴嬪在心頭想著，如果範閑真的把太子逼到了退無可退之境，太子也隻有冒天下之大為韙，以血腥的手段來壓服群臣之心。而到那時，隻怕自己母子也再也沒有活路。

含光殿前殿，所有的人都沉默著，整座宮殿籠罩在一股壓抑緊張地氣氛之中。太子和皇後分坐在太後身旁。輕輕替老人家捶著背。這一對母子的情況要比宜貴嬪母子輕鬆許多，可他們也清楚，拳頭下這位老婦人一定不能出問題。

“姑母。”皇後看了太後一眼。畏怯說道：“老三那孩子命大福大...”她又看了一眼，“...居然這樣也能活下來，看來範閑那個逆賊還真教了他不少東西。”

太子眉頭一皺，看見祖母太陽穴處的皮膚微微一繃，知道母親這句話愚蠢地讓太後動火，冷哼一聲說道：“弟弟活著便好，其餘的事情暫不要論。”

太後強行呼吸了幾次，壓下了心頭地怒意。溫和地拍了拍太子地手背。心想皇家這麼多子孫當中，大概也隻有太子才真正了解自己想的是什麼。一念及此，太後愈發覺得自己的選擇沒有錯。慶國，確實需要一個像太子這般懂得孝悌地孩子來掌管。

“你們都出去吧。”太後咳了兩聲，精神格外疲倦，揮了揮手，所有服侍的太監宮女老嫗都領命而去。即便有些不甘的皇後也被趕出宮去。整個殿內只剩下她與太子兩個人。

太後轉過身來，用有些無神的雙眼看著太子，牽著太子的手。幽幽說道：“我就是不願你們兄弟相殘，所以才會撐著這身體，看著這一切。你能明白這一點，我很欣慰。”

太子沒有應話，隻是歎了口氣，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範閑這個兄弟。

太後的眼神頓時冷了起來，似乎看穿了太子的內心：“身為帝王，則需要當斷則斷，當寬則寬...至於範閑，此人乃是謀刺你父皇的萬惡之賊，他姓範又不是姓李，想這麼多做什麼？”

太子低頭受教：“孩兒明白。有些人是不能放過的。”

“隻可惜還是沒有抓到他。”太後緩緩閉上眼睛，說道：“舒蕪一幹大臣現今是押在何處？”

“壓在刑部大牢裏。”太子苦笑了一聲：“如今自然是不好放到監察院的天牢中，隻是...這些大臣不知為何，竟是受了範閑蒙蔽，如此糊塗不堪，竟是不肯服軟。”

太後冷笑一聲：“蒙蔽？還不是一些讀死書地酸腐人，也隻有你父皇才容他們這麼放肆...說不定他們已經看過範閑手頭那封遺詔，才敢如此硬撐。”

太子地麵色微變，旋即平靜起來，說道：“根本沒有什麼遺詔。”

“不錯。”太後讚許地看著他，“所以，你以為，這些口出妄言、要脅皇家的大臣，咱們應該如何處理？”

太子麵色再變，知道太後是讓自己下決心，許久之後，他沉聲說道：“該殺便殺。”

“很好。”太後臉色漸漸冷漠起來，“要想做的穩，便不要怕殺人。”

“隻是監察院一眾部屬完全不受皇命，有些棘手。”太子沉忖之後說道：“今日京都裏不少大臣被刺殺身亡，人心惶惶，朝政大亂...範閑隱於暗中主持一切，孩兒一時間想不到好法子應付。”

“範閑是在用血與頭顱，震懾朝官，意圖讓京都大亂。”太後看著自己的嫡孫輕言細語說道：“你想說什麼，就說吧。”

太子沉默片刻後揚起頭來，用堅定的語氣說道：“孩兒敢請太後調軍入京...彈壓！”

...

含光殿內再次平靜了起來，許久之後，太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今日太極殿中，顏行書已有此議，最後是如何被駁回的？”

太子苦笑一聲，搖頭說道：“誰也未曾想到，門下中書大學士盡數入獄...今日卻又有人跳了出來。”

今天在朝廷上跳出來的那個人官職並不高，但身份很特殊，因為他是都察院地左都禦史，賀宗緯！

賀宗緯此人一直是東宮一派，後又曾經幫助長公主將宰相林若甫趕出京都，並且與範府一向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地仇怨。太子一直以為此人將是自己日後在朝中的柱臣。沒料到，要調軍入京下詔之時。竟是此人跳了出來反對。

賀宗緯地反對很極端，他脫了官服。取了烏紗，領著十幾名禦史，就那樣跪在了太極殿前！太子盛怒之下。打了他十二大杖。將他趕出宮去，可這位當初京都出名的才子，竟那樣血跡斑斑地跪在了宮牆之前，一步不讓！

“賀禦史地反對是很有道理地。”太後微垂眼簾，疲倦說道：“其實哀家一直未讓秦家入京。擔憂地也是這個問題...朝廷祖例，嚴禁軍方入京幹政，這個先例一開，隻怕日後遺患無窮。”

太子默然，清楚太後老祖宗地擔心，太後始終還是希望能夠自己能夠和平接班。一旦牽入軍方。秦家葉家坐大，自己又不像父皇一樣在軍中有無上權威，這將來的慶國。究竟會演變成什麼模樣？

“秦家世代忠誠，不需擔心。”太後冷漠開口說道，她與秦家關係極深，自然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，“可是葉家呢？葉重可是你二哥的嶽父！”

太後看著沉默不語地太子。深吸了一口氣後。陰森開口說道：“隻是範閑...這個陰子行事太過瘋狂，若無大軍壓製，這京都永遠不可能安穩下來。即便你殺了大獄中的數十名臣，於事又有何補？事態再拖延數日。我大慶另五路精銳大軍一旦軍心不穩，事態堪憂。”

太子沉默一禮說道：“故。孩兒需要軍方入京，與將來地麻煩相比，如今的範閑，是擺在麵前的匕首。”

他微微皺眉說道：“隻是...賀宗緯那邊怎麼辦？他畢竟是左都禦史，手底下帶著一批出名不怕死地禦史，在宮牆外玩死諫...”

太子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，殺大臣在曆史上並不少見。可是殺言官，卻是犯大忌的事情。即便以慶帝當年地無上權威，禦史們集體攻擊他的私生子範閑，慶帝也依然隻有杖了幾下以做表示。

“總是有人需要當惡人的。”太後盯著太子的眼睛，慈愛說道：“這些人由哀家下旨處置吧。”

太後頓了頓又說道：“大軍入京後，你大哥地統領差使便可以交出來了。”

太子一怔，誠懇一禮，感動無言。

*****離含光殿不遠的廣信宮中，從一開始擬定了這個計劃，然後便開始冷眼看著無數角色在舞台上演戲地長公主，終於第一次陷入了某種憂慮之中，因為今天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，讓她感覺到了一絲蹊蹺。

“為什麼還沒有抓到範閑？”她看著身旁的侯公公，冷若冰霜問道：“內廷不是沒有高手，京都府不是沒有出力，本宮需要等到什麼時候，才能看見他地人頭？”

這番話，她是當著自己女兒的麵說出來的，林婉兒在一旁微笑傾聽著，似乎一點也不擔心自己相公地安危，已經過去了好幾天，既然宮裏沒有辦法抓住他，那麼他永遠不會被人抓住。

將侯公公趕出宮去，長公主的臉上馬上換了表情，一片平靜，根本看不出來先前動了那麼大的脾氣。

因為她清楚，範閑不是那麼好抓到地。既然這個年輕人能夠從大東山上活著回來，就證明了他的能力。

這是一個事涉天下的大局，長公主心思地重心一直在大東山上，而不是在京都之中，從一開始地時候，她就沒有想到範閑能夠活著回到京都。這一點，已經從根本上震懾住了她地心神。範閑活著，燕小乙自然就死了。李雲睿微微垂下眼簾，眸中寒意微斂，想著的範閑如今的一身修為，究竟到了何等樣地境界？居然敢在京都之中，如此狂妄放肆地用刺殺手段，來挑戰皇宮的權威！

她忽然間皺了皺眉頭，看著這冷清的廣信宮，開口說道：“這座宮殿...透著一股死灰地味道，本宮想出去了。”

林婉兒靜靜看著自己地母親，說道：“你害怕了。”

“我有什麼好害怕的，怕範閑今天夜裏會攻入宮裏來？”長公主輕輕拍了拍女兒略顯清瘦的臉頰，說道：“我太了解範閑了，他永遠都隻是個在黑夜裏小打小鬧的刺客和老鼠，他從來沒有勇氣。去和敵人們進行正面的抗爭...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怕死。”

長公主微偏著頭。看著自己地女兒，說道：“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，如果用你地生死去威脅他。他究竟會怎樣做呢？”

“我很好奇這個問題的答案。”長公主笑的很快樂，“所以我等著範閑能夠殺到我地麵前。”

範閑他始終以為自己將太後的心思看得清楚。老李家地奶奶希望和平交班。不願意讓軍隊狂放而無法收拾地力量，把整個慶國絞成一團亂渣。所以他才會有一條不紊地進行著自己的安排。

很明顯，他低估了自己黑暗殺神形象，在皇宮裏貴人們心中的強悍程度。沒有想到自己在京都裏的刺殺。終於把太後和太子刺激到了某種程度，逼他們著手準備調軍入京彈壓。

第二天。在元台大營裏地京都守備師便會入京彈壓，如果在這之前，範閑還沒有能夠控制皇宮。迎接他的必然是慘淡收場。

他更沒有想到，秦家軍隊入京地時間。竟是被他一向瞧不起、深惡痛絕的三姓家奴賀宗緯，以一種血性強悍的態度，硬生生拖後了一晚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。賀宗緯是幫了他一個天大地忙。

而太後和太子的決心。很明顯也是下晚了一天。

是夜，極深極靜地時刻，夜沉沉地睡著。到了禁軍輪班的時辰。禁軍控制著皇城前半片宮殿。以及皇城外數條要害街道。如今局勢緊張。換值的禁軍。都暫駐在這幾條街道地民房中，不敢回營待命。

一列約二百人地禁軍隊伍，全身盔甲。異常沉穩地走到了正宮門前，與前班值的禁軍，交換了布防手續及口令。

由於當前的局勢。禁軍大統領大皇子已經三天沒有回過王府了，他站在城牆之上，冷眼看著下方地交接。略微頓了頓後，緩緩走了下去。

他一身盔甲，立於宮門之中。宛若一尊天神，要擋住一切從皇宮外來地攻勢。

他冷冷地看著這隊二百人地禁軍隊伍，片刻之後，默默地點了點頭。他身旁地親兵校官吞了一口唾沫，緊張地上前，履行了一應手續，然後揮手讓那隊明顯看著有些陌生的禁軍官兵。走入了皇宮。

大皇子就那樣站在宮門，讓這些來接班的禁軍分成兩列自自己地身邊行過。

這批來接班的禁軍走的悄然無聲，軍紀森嚴。

當這隊禁軍最後方也要走入宮門之時，大皇子忽然歎了口氣。

禁軍隊伍最後方那個人對他輕輕地點點頭。

...

“大帥，接下來怎麼辦？”那名校官乃是大皇子親信，自西征軍中爬將起來地將官。按理講，交防手續這種小事輪不到他親自去處理，但他知道，這一次的換防，一定要自己處理。

看著那些漸漸消失在寬厚城牆之上的禁軍士兵，這名校官吞了口唾沫，強行壓抑下心頭地恐懼，顫著聲音請示道。

大皇子緩緩握緊了腰畔的配劍，迎著夜風的臉線條顯得格外堅硬：“讓所有地人醒來，軍前臨時會議。”

此話一出，一股濃烈至極的殺意，就此浮現在他的身外。大皇子雖不是武道高手，但常年在戰場上廝殺，劍下不知有多少亡魂，今夜決心即定，那自然首先要處理掉禁軍內部的不安因子。

校官知道大帥今夜要殺人了，禁軍中原本屬於燕小乙一係的親信，隻怕就要被屠殺殆盡，但他此時反而不再恐懼，自心底生出無窮的興奮來。馬上開始傳令。

...

皇宮前城城牆極為寬大，上麵可以並行四匹駿馬，全由青磚所築，自然流露出一股肅殺氣息。

一列禁軍在此排陣，看著皇城下方的廣場，嚴陣以防，似乎隨時準備迎接來自宮外地襲擊。

然而這列禁軍中一位卻是用深遠的眼光看著宮內。

範閑輕輕整理了一下禁軍的衣飾，看著這座熟悉的宮殿，內裏漆黑一片，不知道親人在何處，仇人在何處。他知道自己帶著兩百人殺入宮中，將要麵臨的是大內侍衛和內廷的太監高手，如此冒險，究竟成算幾何，無人能知。

因為他也無法判斷，當殺聲起時，大皇子能不能將禁軍完全控制住。他無法依靠禁軍的力量。

“永遠不要做敵人希望你做的事情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敵人希望你那樣做。”

範閑對身旁的黑騎副統領荊戈說道。

“這是一個叫拿破侖的人說的。皇城的門已經開了，後宮的門還關著，他們想不到我們敢用這麼些人，就去強攻皇宮。”

他此時還不知道長公主對自己的評價，如果換成以前的範提司，詩仙，他確實不會選擇如此直接而勇敢的進攻。

隻不過範閑已經改變了，當他從草叢裏站起來的那刻起。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

